

长篇小说

田世荣 著

生死魔谷

光明日报出版社

开 篇 语

A

柔软光滑、细腻光灿的中国丝绸铺就了一条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经过千里河西走廊时，绵延不断的祁连山脉以雪光圣水濯亮了人们的神额。

光阴荏苒，寒暑易节……

一向平静的祁连山突然平地起惊雷，地动山摇，雪暴冰圻，像沉默万年的火山爆发一般，血灿灿喷出了两个无比尖锐灼目的词语：黑雪峡。妖魔峰。

整个河西走廊惊起了一身寒疮，刮起了沙尘暴。各地报刊、广播电视、各类网站和存活于民间的种种传媒随后纷纷报道说，一股强势沙尘暴就起源于祁连山东麓。这风茫茫苍苍扫遍大野，刮乱了天上的云，吹碎了水中的月，扰乱了人们的心，俨然像一场沸腾的革命洪流，势不可遏。

随后，有人似乎清醒了，干咳三声，吸了两下鼻子卖弄似地说：黑雪峡哦，纯粹是一个具有高级职称的女鬼，无章法地骚！妖魔峰嘛，原本是一个来自罗布泊的超级男魔，没理由地淫！

接着，有人似乎糊涂了，然而又装出一副很有学历、非常谦逊、十分有分寸的样子似笑非笑地说：不对！黑雪峡不是黑雪峡，妖魔峰不是妖魔峰！

此话说得邪，说得野，有点不伦不类，极像一些行为艺术，简

生死魔谷

单得很，却又复杂得很。

紧接着，许多人正准备缄默下来，却又像几片鸡毛扑入鼻孔，奇痒难忍不可遏制，“啊嚏”一声很笼统地惊叹道：“疯了，他妈魔鬼，简直是魔鬼！”

于是，祁连山似一条孕育阴谋的沙漠蛇，格外神秘传奇了，分外大红大紫了，便不得已和你见面了……

B

在风雪漫舞的祁连山里，我曾经站在众多魔鬼的阴影里，耳闻目睹了太多有悖于常规有违于常理的神秘事件——

妖魔峰是祁连山深处著名的险峻雪峰，与其毗连的黑雪峡像百慕大和罗布泊一样至今无人能够揭开它神险奇玄、变幻莫测的面纱：几十年前，某武装力量一个连的兵力曾不慎消失其中，随后，几个寻找失踪队伍的加强排进入峡谷后又杳无音讯；解放后，一些地质勘探队员也神秘地在黑雪峡失踪；接着，一些私人探险家迫于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自动放弃探险；几年前，一支由现代高科技全副武装的特警队为执行特殊任务进入黑雪峡，最后也遭罹相同不幸！

与黑雪峡遥相呼应构成“黑三角”地理魔阵的海玛沟硫磺矿和多尔散金矿处于幽谷险峡之中，多年来连续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震惊世人的奇事怪案；十几辆汽车连同配载的各类物资在停车场一夜之间蒸发得无影无踪；矿卫生所的程梅医生仍然与死去的丈夫过着难以割舍的夫妻生活；矿山一夜之间竟出现了一死一活两个难辨真伪的林矿长；更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海玛沟竟然惊世骇俗地出现了若隐若现的白衣骷髅，史无前例地闹起了鬼；有“祁连魔女”之称的暗娼石妖像日本水蛇一样穿梭于各类男人之间领尽矿山淫骚，最后以超常手段残戕五男一女后陈尸黑雪峡；犯罪团伙将剔骨人肉填入雪貂皮谎称“祁连仙貂”，以特有渠道天价推售给一些大酒店，

无形中上演了“人吃人肉还叫好吃”的历史悲剧；一只祁连山野公狼与女刑警倪燕形影相随三年，最后却想结束野性生活回归人类；付有田为了争夺一矿之长最后变疯，野人一般流落祁连山；靓妇王琼与 H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队长王小河结婚一年后突然离婚，成为祁连山矿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拓实的情妇。而拓实与王小河是一对非常要好的同学。当拓实成为重要犯罪嫌疑人时，王琼又想重新回到王小河身边，并给自己的同学——刑警队长豆健及时秘密提供拓实的活动情况，最后在无望中割腕身亡，其人性的扭曲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王小河带领特警队员进入黑雪峡在无法找到生路的关键时刻，误食一种名叫“土松”的蘑菇后中毒产生幻觉，在虚无飘渺和狂歌乱舞中鬼使神差般逃离黑雪峡，创造了不可理喻的奇迹……负责侦破“89·02”大案和“91·13”系列怪案的刑警历尽难以想像的千辛万苦和种种生死波折，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匿迹于祁连山多尔散金矿的犯罪团伙。但错综复杂的神秘山洞和暗道，波谲云诡、鬼兽出没的黑雪峡成了横在他们面前难以逾越的天堑和屏障……

所以，世间的有些事本来是奇玄无比的，细想起来，比一头刚读博士后的农村毛驴嫁给一只连小学都没上完的城市蚊子还要邪玄……

真的！玄得厉害！！

C

一场惊心动魄的血腥较量梦一样结束了。

后来，在一个无比温馨的夏夜，星月披银，大地如水，水胜清枫，风似明眸，刚刚提拔为 H 市公安局刑警队长的王小河表情坚定而复杂，胜似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终于将最年轻最漂亮的女部下倪燕赤裸裸压在了身下。他用力掬住她丰盈坚挺的双峰，像掬着一对刚从俄罗斯某农场进口的纯种大白兔，更像捧着两堆新鲜肥硕的雪莲花。

生死魔谷

王小河看到，两只大白兔的眼睛里折射着一种无比激动的光芒，它们正在交头接耳，仿佛在对唱山歌，又好像在交流心得——啊哟，中国他奶奶的真大！

王小河很想听清两只大白兔究竟在唱什么，或者说什么，可他听不懂俄语，特别是一个叫乌苏林克斯坦农场的方言俄语，惟一的办法就是将它俩抱得更紧一点，让它们少说话，多喘气，多挣扎一下滑滑润润的身子——这样有感觉，舒服！

王小河端详着倪燕，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根本没想到，刑警倪燕就是带着这样两只活蹦乱跳的不会说中国话的大白兔，或者这样两堆香气四溢的雪莲花，在祁连山的暴风冰雪和鬼谷魔窟中摸爬滚打，并且和一只名叫“卡卡”的祁连山野公狼形影相随地度过了三年……

真不可思议！

倪燕随手摸了摸自己脖颈上的那块伤疤说：“怪痒的，经常这样！”

王小河用厚厚的嘴唇亲了一会儿那块微红的伤疤，然后说：“这伤疤曾救过我的命，而今是一朵盛开的雪莲花，是英雄，该授衔啦！”

倪燕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着，像七月热气蒸腾的万亩麦田，又像一层又一层翻滚的巨浪。不，是有名的钱江潮，惊涛拍岸般席卷着王小河内心的堤防。王小河感到双手有些沉重，心里突然凭空冒出了一些怪亮的概念：人类。大地。私欲。犯罪……紧接着，他莫名其妙地说：

跟黑雪峡打交道就是倾听魔鬼歌唱。

跟祁连山打交道就是倾听妖孽哭泣。

倪燕全身震颤了，没想到王小河的嘴里会蹿出这种邪邪怪怪的句子，情势恰如来势凶猛的龙卷风。她惊怵了，急忙收住已经打开了一大半的白白嫩嫩的身体。那两只俄罗斯大白兔可就很柔滑而极有力量地蹦了回去，在她胸前激荡出雪莲花一样清纯幽幽的气息，一涟一滴地，像杭州西湖波光潋滟的水……



第 ① 章

现在，骇人听闻的祁连山黑雪峡就在飞机下方，像魔鬼一般蜷缩在那儿，瞪着发绿的眼睛，喘着混浊的粗气。

89 专案组和 91 专案组联合派出了由十二人组成的特警搜救队，分乘 S1 和 S2 两架多功能武装直升机飞临祁连山黑雪峡上空。然而，两架直升机像飞入魔鬼谷百慕大，先后莫名其妙失去了控制，在黑雪峡上空翻着跟头，比喝醉了酒的张飞还要张飞。情急之中，S1 直升机上的搜救队员汪辰像魔术大师一般不管二八一十六跳出了机舱。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是被飞机抛出来的，整个过程是一道很优美的弧线，像一道来不及展示风采的虹。

似乎慵懶的降落伞还没反应过来如何发挥作用，汪辰便一屁股摔落在地。

好久，汪辰才开始清醒。他努力睁开被风奸伤的眼睛，才发现天空蓝得像水，像蓝花花一样的水，比上帝和天堂还要高尚的水，被浑身的麻木和恐怖高高托起。

刚才在天空怎么没注意这一切呢？

此时，汪辰麻木的屁股只浅浅搁在万仞悬崖边，双腿悬于悬崖。飘卷于悬崖半空的降落伞紧紧抓住自己的腰往下拽。妈呀！下边是多么深险的峡谷，像再婚七次的母海鲸张开的血盆大口。

汪辰紧紧合上双眼，咬紧牙关，先仰躺在地上，再转身趴下，似一只怀孕的青蛙，一寸一寸将瑟瑟发颤发软的腿从悬崖边拉上

生死魔谷

来。

整个过程似乎经历了一次漫长而深刻的炼狱。

可是，两架直升机和十一名搜救队员已然不知去向，像溶化在深深的蓝天里。

汪辰耳朵里充盈着波谲云诡般的声音，头晕得像喝多了第六世界酿造的二锅头，眼前的景物开始虚幻。汪辰揉了揉双眼，伸出右手，发现右手竟然虚幻成了十根指头。此时天空仿佛又变得灰暗起来，像一位老妪无神的眼睛，在无所谓或无助地看着一个即将迷路的孩子。

汪辰解掉身上的降落伞带晃晃悠悠站起来，在这块篮球场大小的石地上，像做了人流的沙漠蛇一样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

紧接着又走了一圈。

后来他发现，就是再走十亿圈也找不到一条离开这里的路。

这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四周是深险无比的峡谷。汪辰心里思忖，那怕自己是一只带了七个研究生的哈佛狐狸，再绞尽脑汁，也不会有绝妙的方案离开这渺无人迹的荒峡野谷。

汪辰听说过祁连山黑雪峡的许多奇诡传说，没想到自己竟像传说一样降临到此，意识里有一种非常浓重的神话般的感觉，甚至还有一点骄傲感，像一只初涉江湖的小公狼。

天似乎在一瞬间暗淡下来。此时，从黑雪峡迎面飘上来长一声短一声的狼嚎，还有神奇莫测的风声，似乎还有女人怪异的哭声、笑声和一些听不清的谰语，以及各种无法说清的难闻的气息和阴冷的恐怖感……

汪辰小心翼翼踱到悬崖边向下探望，只见谷中黑蒙蒙一片，偶尔有一些泛着蓝光的小火焰在峡谷明明灭灭，像一些正在玩耍的小鬼在那里练习新式芭蕾舞。突然，一股冰冷的沙尘从谷底冲上来，迷住了他疲倦的双眼。

汪辰摸到孤岛的 center 地段，蒙在降落伞里思谋着离开这里的一切办法。但等到天明才发现，他的想法简直幼稚透了，比一只未进幼儿园的小乌鸦画的画还要糟糕。

汪辰什么也不想，内心生发了一个异常悲壮的判断：自己将会成为这里的孤鬼。

过了五天五夜，黑雪峡上空魔幻般出现了一只鹰。汪辰一眼看出来，那只鹰曾参加过不久前的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因为它的尾部闪着一点红，那可能是悬在屁股上的序号牌，好像是 168 号。

多吉利的牌号啊！

汪辰还认出它就是另一个冥冥世界派来的联络小姐，肯定拿着进入鬼门关的通行证，就像自己参加全国警察搜救行动表彰大会时挂在脖子上的那种。不过，阴间的通行证肯定很精致，防伪技术是全宇宙第一流的，恐怕连上帝都无法伪造。

汪辰晃晃悠悠站起来，看见蓝天一样的水，白云一样的面包向自己源源不断涌来……

就在汪辰倒下的瞬间，他似乎听到了一声沉闷短促的金属声。

不可能！

汪辰吃力地坐起来，摸起一块石头用力敲打地面，随之身下的确传来了金属沉闷的声音。

汪辰继续用足气力不停地敲击地面，金属声晨钟暮鼓般接连不断传来。他又发现，身边的地上出现了一条笔直而细小的裂缝。

他摸出小刀，刮去裂缝上面干硬的沙土，奇迹般露出了一小块锈迹斑斑的铁！

最终，汪辰发现地上铺着一块一米见方的铁板。铁板下边露出一个仅容一个人上下的洞口，里边涌上来的难闻气体足以令他窒息。

汪辰意识到也许这就是自己能活下去的惟一出路。

沿着凌乱的石级下了很久，地面才开始平坦起来，洞也变得开阔了许多。他取出照明用的特制油布夹在专用把柄上，并点燃了它。

周围立即明亮起来。他发现，这条洞很深，前方仍然隐没在浓重的黑暗之中。洞壁与地面的交接处躺着一些十分完整的骷髅，似乎仍然保持着生命终结时的状态。

生死魔谷

他提着心瑟瑟索索向前挪动，饥饿和疲倦已使他连拿火把的气力都没有了。他明白，如果不尽快找到饮食，他最终也会变成骷髅留在这里。

时间过得很慢，又似乎过得飞快。

汪辰换上第四卷油布时，地洞前出现了一道黑乌乌的铁门，凭直觉，现在自己仿佛到了黑雪峡下边。

他听不出门里有什么动静，除了耳朵里一直回响的那种怪音，还听见了自己微弱的心跳，跟一只蜜蜂失恋时的心跳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正当汪辰慢慢推开门时，堵在门口的几具骷髅“哗啦”倒地，像一盒火柴散落在那里。它们不耐烦地在地上滚了几圈，停下来用深深的眼坑瞪着他。汪辰心里“咯噔”几下：原来，这里是有鬼把守的。

洞很大，像一个大厅，上空吊着五六盏马灯。汪辰忘了自己即将熄灭的生命，怀着好奇心努力观察着这里的一切。洞里一半多的空间被六排密密麻麻的双层通铺占领。铺上零乱地堆放着黑乎乎的被褥之类。汪辰随手摸了一把，它们已然朽烂如泥，下边还有硬梆梆的人骨头。那木板床潮得像刚从树上锯下来一般。

地面上堆着一些腐朽的衣物。一些翻毛皮袄和皮鞋脾气很倔地呆在那里，似乎还要再坚持几十年才肯腐烂。另外有许多长枪零乱地扔在地上，仿佛仍在追忆着过去的灿烂和辉煌。通铺的另一边码着一排木箱，上面放着脸盆、碗、头盔、水壶之类。靠边立着一捆长枪，除了步枪外，还有几挺老式机枪。它们上面敷了一层水汽，在明灭的光焰下闪着慑人的幽光。

汪辰来到一口大缸前，向里望了一眼，缸里即刻映出了火把和自己灰暗的脸。他顾不及考虑缸里盛的是水还是其它什么液体，便急不可耐地舀起一碗灌下肚，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现在，他考虑的问题是不管这是什么地方，先该找到食物，然后尽可能快地找到出口。

汪辰艰难地打开了几只木箱，发现里边竟然是手榴弹和子弹。

他意识到，这里似曾驻过什么军队。后来，他从严重变形的皮箱里找到了一些潮湿的文件和记录本。原来这里曾驻扎过马步芳祁连山纵队第三守备队的一个连。一些记录上最近的落款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对！汪辰想起来了，他曾听说过一九四六年马步芳下辖祁连山纵队的一个连曾失踪于祁连山黑雪峡的传言。莫非，这就是那个连的驻地？难道这就是历史陈迹的再现？

手腕上的石英表早就停了，汪辰无法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这里除了水外，没有任何食物。他知道，现在供自己选择的路只有两条，要么返回孤岛去见见亲爱的太阳和飞翔在天空的鹰，还有那些疯来疯去的风；要么就呆在这里躲避风暴。但不管如何选择，最后的结局仍然是死亡。

现在，汪辰和这些素不相识的骷髅们住在一起，感到自己像冥冥世界刚刚加冕的国王。

真的，感觉栩栩如生！

时间大概过去了两三天，汪辰疼痛难忍的肚子里除了水还是水，到了上吐下泻的地步，浑身已经疲软无力了。他忽然想，像这样的地下兵营也许会有其它出口。

于是，他像一只临死的兔子一般寻寻觅觅，就在无法坚持下去的时候，从一个床铺后的洞壁上发现了一扇铁门。

也许，这是一扇生命之门。

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靠近门的铺上躺着一副高个子尸骸，其纤细的手指间有一串发黑的钥匙，双腕上套着两只发黑的手镯，好像是一个女人。说不定曾经是一个非常风骚的女人，在这座兵营里扮演着比连长还重要的角色。

那些钥匙已经腐朽，还没伸进锁孔就像豆腐一般纷然碎落。

许久，门上的锁才被汪辰一点点砸开。原来，里边是一条昏暗的地道。

汪辰贴着冰冷的洞壁非常迟缓地挪动了许久，正要转弯，前方忽然晴空霹雳般传来一声枪响，惊得他浑身哆嗦不止，魂飞魄散，惊愕的眼球仿佛跳出了眼眶，悬于鼻梁两侧。他不明不白地想：难

生死魔谷

道这里还有人？要不，难道是魔鬼？

汪辰紧紧靠着冰冷的洞壁非常迟缓地转过一个弯，发现前方洞顶上透下来一圈自然的光亮。地上隐隐约约蜷缩着一个人。正在这时，前方洞顶口突然一暗，紧接着一样东西“腾”然一声坠落下来。

汪辰晃动着单薄的身驱，恍恍惚惚看见，那是一只魁伟凶恶的狼，一双绿莹莹的眼睛正凶神恶煞般朝这边张望……



第②章

五年前，公安部紧急通缉的十多名要犯通过多种隐秘渠道遁入祁连山便神秘消失了。从此，这个代号为“89·02”的震惊全国的大案就像阴云一样在人们头顶飘着，悬着，似一枚重磅定时炸弹，引起了政坛高层的高度重视和全国警方的密切关注。

为了彻底摧毁这枚重磅定时炸弹，在公安部的督办下，省公安厅迅速在祁连山下的H市公安局成立了“89·02”专案组，组织最精干的警力，配备最先进的装备，提供强有力的财力保障，专门对此案进行突击侦破。

然而，整整两年过去了，“89·02”大案的侦破工作丝毫没有进展，公安部两次“限期督办”令都无果而终，侦破工作几近山穷水尽之境。

侦破难度可想而知！

随后，公安部又给该省公安厅下达了第三次“限期督办”令。

箭在弦上，火烧眉目，刻不容缓……

就在“89·02”大案深陷黑雾泥沼难以自拔的情况下，近两年来，地处祁连山深处的海玛沟硫磺矿、多尔散金矿和金驼岭煤矿正逢多事之秋：三矿地界经常有人神秘失踪，神秘变疯，神秘死亡；由山下运往矿山的重要物资神秘地丢失，甚至许多人破天荒遇到了白衣骷髅；矿卫生所的女医生程梅仍然跟死了的丈夫过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夫妻生活；就连刑警也神秘地失踪、死亡……所有这些事实

生死魔谷

和传闻，给矿山带来了恐慌，严重影响着矿山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针对上述数起怪案，在省公安厅的督办下，H市公安局成立了“91·13”专案组，马不停蹄地开展了工作。

“91·13”系列怪案究竟与“89·02”大案有无关联，相关专案组暂时难以做出判断。一切尚需时间来证明。

通常，刑侦人员将这两起案件分别简称 89 大案和 91 系列怪案。

这年三月，冰雪正凌，天寒地坼，91 专案组派出由六名刑侦人员组成的刑侦二组，第三次进驻祁连山腹地展开工作。

时间转眼进入五月，祁连山一贯冷气横秋的脸色开始生动起来。

留着寸发的王小河坐在一块大青石上发疯似地抽烟。他的眼角和额上刻上了细密的皱纹，嘴周围被刮胡刀伺候得青中透白，圆滑闪光。在别人眼里，他这位刑警支队副大队长是从不露笑容的人，脸上经常铺着一层厚霜，表情冰冰冷冷，举止毛毛草草，说话节俭而又响亮，严肃得让人敬畏。因案件的特殊需要，他既是 89 大案的一名刑侦人员，又是 91 系列怪案的负责人。他怔怔地望着远处雪雾缭绕的妖魔峰，心头不禁犯上一股浓重的凉气：难道妖魔峰真是魑魅魍魉的天下，难道祁连山里真有鬼怪，有人力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

王小河抽完一包烟，右手搓捏着烟盒，仿佛要从中捏出烈酒或是一些他急需的东西或某种解释、答案……

他的目光很不自觉地移开妖魔峰。但妖魔峰高耸入云的峰峦和半山腰飘荡的氤氲以及那沟壑纵横、险象环生、陡峭无比、黑褐相杂的景象，像阴影一样持久地烙在他心里。

王小河尽量压低目光。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条有十几排平房的狭长山谷。这些房子一律白墙红瓦，虽然平平淡淡，乍一看去，表面还算整齐，但总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这种感觉谁都有，但要说得具体一些，恐怕没人做到。

闻名遐迩的祁连山海玛沟硫磺矿就座落在这里。

王小河看到的，仅仅是硫磺矿职工的驻地，前三排是矿机关和招待所。对面山脚下有一间柴油机发电房，主要提供生产期间的电力和照明。至于硫磺矿真正的作业点，尽在地层深处。这方圆百里都是硫磺矿的地盘，包括数不清的地下矿道和地面的沟沟壑壑。

王小河将目光停留在矿招待所大门口那根青光幽幽的水泥电线杆上。几年前，89 专案组意外发现，多尔散金矿潜藏了一个神秘的犯罪团伙，他的同学兼同事任晓任被 89 专案组派进金矿执行卧底任务，随后去卧底的还有省公安厅特派的刑侦员老赵。当时，王小河见到任晓任真是很高兴。多少年的同乡和大学同学将他俩紧紧联系在一起，那种亲密，那种默契，那种幸福，用世界上最好的语言都无法确切地形容和表达。他喜欢她风风火火、直来直去的性格和真诚善良的为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小河和任晓任倾心相爱，像绿叶和红花难以分舍。王小河在送别任晓任的那天晚上，掏出两枚用树脂做的精致的红辣椒，将其中一枚放在她手心……

王小河努力从回忆中站起来，发现身下的这块大青石呈不规则的长椭圆形，可以坐七八人，甚至可以在上面躺下四五人。只是这石头怪模怪样，还散发着一股坟墓气息。忽儿，他又觉得这种气息像一只正值青春期的老鼠放的屁，散发着陈草腐烂的怪臭味，有一种惊人的煽动力。

王小河向前挪了几步，发现这块大青石正对着矿上的房子，也正对着妖魔峰，三点成一线。他向石后望去，这石头还正对着出山的惟一一条沙路；成了四点一线。左侧是一条小河沟，汨汨流淌着清澈见底的雪水；右侧不远处是雪鸡洞，可以十分明了地看清洞口的一切。坐在这块大青石上，山谷的一切可以尽收眼底。

王小河不禁感叹：这块大青石所处的地点真是太妙了。而这一点，他以前从未发现过。

那个一直无名无姓、衣衫褴褛的哑巴老人扛着一把不知用了多少年的铁锹，在海玛沟硫磺矿和金驼岭煤矿之间的便道上来回往返，像恪尽职守的巡路工，不论阴晴雨雪，也不管发生天大的事件，他都要沉沉稳稳地将路上出现的小坑填平。他的表情一直木

生死魔谷

讷、冷漠，从不与任何人说话，也不理睬别人。在他眼里，这世界除了他，仿佛什么都不存在。他只是用铁锹不停地铺路，从海玛沟到金驼岭，从金驼岭到海玛沟，按时作息，一天一个往返，时间不差一分一秒。甚至，他每天经过硫磺提炼工地时，人们不用看表就可以准确地说出现在是几点几分。

人们只知道他在祁连山当过兵，曾经是一个小军官。他住的石洞里仍是当年的布置和陈设。他不准任何人进入他的住处，也不准任何人接近他。

硫磺矿和煤矿的人对哑巴的行为司空见惯了。两个矿的食堂师傅自觉地给哑巴留着饭。他来了端起饭盒就吃，之后便走。但他总是将自己的铝饭盒洗得十分干净。只是那饭盒严重变形了，不圆不方，皱皱巴巴像一顶破皮帽。

人们管他叫哑巴，至于他真哑还是假哑，没人知道。

此时，那哑巴正站在雪鸡洞下边的沙路上向这边张望，像一只正准备打鸣的公鸡，伸着细长的脖颈。

王小河突然感到祁连山里的一切都是奇怪神秘的，就连对面的哑巴和这块大青石也不例外。

他正想仔细寻找这块大青石的坟墓气息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突然，一只肥硕的老鼠倏然从石下蹿出来，差点跳到他的裤管里。他有点气愤，就在想制裁老鼠的当儿，一阵阴冷的风暴呼啸而来，铺天盖地的沙子和一些冰冷的东西狠狠击打在他的脸上和身上。

天霎时暗淡下来。

王小河跌跌撞撞跑回自己的住处。正当他准备关门时，风突然又停了，地上竟落了一层白里透黑的雪。他粗着嗓子吼道：

“他娘的，什么鬼地方！”

91 系列怪案刑侦二组召开了工作会议。

王小河依旧板着冷冰冰的面孔，硬硬地说：

“我们别无退路，只有找到满意的结果！”

坐在王小河侧面的侦察员邓克说：

“我看不一定，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

“怎么不一定？91 专案组下了死令，没有结论我们是不能撤的。而且，这些案子在省公安厅挂了号，成了限期督办案。我们一定要赶在 89 大案破获之前拿下它！”

坐在邓克身边的倪燕低着头刚想说话，王小河又接着说：

“四月十八日晚，一辆满载皮大衣的东风汽车在海玛沟硫磺矿的停车场蒸发了，这是新近发生的一起案件，具体由大成和小宋负责侦查；四月十九日凌晨两点，硫磺矿卫生所的程梅医生在自己宿舍里再次听到死后的丈夫突然跟自己说了几句话。她听得真真切切，一点不假！这件事由邓克负责调查；当然，根据情况，我会随时参与你们的行动；景敏致刚从警校毕业，先搞内勤，要尽快熟悉适应这里的情况和环境；倪燕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大家即可全面展开工作，遇到新情况随时向我报告。但有一点，不得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必须抓紧时间，同时注意对所有行动严格保密！”

邓克说：“死后的刘老四跟程梅说话，这好像……”

王小河板起面孔说：“好像鬼？如果真是鬼，你也要给我搞清楚，好给大家有个交待！”

邓克知道王小河的脾气，但还是硬着头皮说：

“这与案子有什么关系？”

王小河反问：“你能保证没关系？”

夜已深。王小河辗转反侧。几年来祁连山发生的多起稀奇古怪的案件真让他难以捉摸，至今仍然悬着，像飘荡在天边的一抹云，无法触及，又无法让它在眼前消失。那些神秘的怪案总在他眼前一幕幕映现：

去年六月，矿卫生所程梅医生的丈夫刘老四半夜出去解手失踪了，后来在红柳河滩离水井不远的红柳丛里找到了他高度腐烂的尸体；再后来，矿上有名女工突然发疯变痴；运送食品和重要物资的十几辆汽车在停车场一夜之间蒸发得无影无踪；去年，91 系列怪案刑侦员王一光不明不白地失踪；89 大案女侦察员任晓任和老赵

生死魔谷

去执行卧底任务后至今杳无音讯；甚至，矿山还隔三岔五地出现了时隐时现的白衣骷髅，闹起了鬼……

王小河实在不敢往下想了，这么多的案子发生后，居然一点线索也没有，简直不可思议啊！

正在此时，屋外朦胧的月色里突然呼呼呼啸刮起了大风，一些砂砾强硬地击打在窗玻璃、门板、屋瓦等地方，发出“嚓嚓嚓”“嘭嘭嘭”等纷乱交错的怪异声响，乍听起来恰似阴阳先生用羊皮鼓和经铃发出的鬼神之音，阴气十足，魔风瑟瑟。

王小河刚刚侧转身，突然一个人头的影子虚虚绰绰落在窗帘上，正在向门边移动。远处传来了一声动物凄厉而怪异的叫声，似乎是狼。

王小河浑身的毛孔立时紧缩起来。他下意识抄起枕头下的手枪。

门被轻轻敲了三下。

“谁？”王小河紧紧盯着黑黢黢的门大声问。

“我，请开门！”

王小河拉亮了电灯。他听出来了，这是硫磺矿的矿长林春江。

林春江进来了，王小河的心稍微踏实下来，但刚才的惊恐还滞留在脸上。

两人坐在床沿上。

林矿长给王小河递上一支烟说：

“啊呀，我说王队长啊，真是太委屈你了，你看这矿上远离人烟，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前后左右都是祁连山黑褐色的石头，山谷里冷冰冰阴森森活像阎王殿……”

王小河猛吸一口烟，看着老态龙钟的林矿长，心里越发惊冷。

林矿长的脸在灯光下显得过于干枯清瘦，眼袋下垂，两只转来转去的眼球异常突出，像刚刚分娩出的鹌鹑蛋泛着可有可无的光彩。他的表情与人们所说的鬼脸惊人地相似。

王小河看了林矿长一眼，赶忙将目光移至别处说：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谈苦和怕字，只谈结果。可这神秘的祁